

中共與印度邊界談判之分析

沈鈞傳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印度政府正式宣佈派遣一位大使前往北平，結束了中共與印度之間自一九六二年邊界衝突以來的外交僵持。此後，雙方也為關係全面正常化而作出了各種友好的姿態。在過去六個年頭裏，中共與印度已恢復了經濟、貿易、交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接觸。雙方的政要也頻頻互相訪問，其中最受注目的莫過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印度前人民黨政府外長「黃華應邀於一九八一年六月廿六日答訪新德里，打破了雙方因邊界問題所造成的僵局。印度決定派遣代表團前往北平會談解決邊界糾紛，此實為一項重大的外交突破。中共之所以急於和印度改善關係，主要是受到蘇聯擴張與包圍的威脅。今天的越南在蘇聯的羽翼下，已成為莫斯科向東南亞擴張的代理人，其好戰性對中共構成安全上的威脅。印度與蘇聯也有密切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但是印度標榜不結盟政策，在西方國家和共產集團間仍然維持著對等的關係，尤其在阿富汗問題上，對蘇聯的支持存有保留的態度。因此，中共希望改善與印度的關係來逐漸使印度疏遠蘇聯，使得中共與印度在邊界上的軍事對峙得以緩和。印度之所以願意談判邊界問題，主要是受到美國軍援巴基斯坦以及中共與巴基斯坦間的友好關係的衝擊，深恐美國、中共與巴基斯坦結為同盟而產生安全上的憂慮。中共為了安撫印度，曾一再支持南亞各國的區域合作計劃，並主張印度與巴基斯坦經由談判解決雙方的歧見。對於美國軍援巴基斯坦，中共認為，印度是一個擁有六億八千萬人口的大國，而巴基斯坦只有八千萬人，印度的軍隊是巴國的兩倍半，實不足以威脅印度。巴基斯坦是中共的密友，在中共看來，的確需要外來的軍援，以應付佔領阿富汗的蘇聯軍隊之挑戰，以捍衛本國的獨立和安全^①。

中共與印度第一次邊界談判已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展開，十四日宣告結束。談判的細節雙方都密而不宣，新聞媒介也未

大肆渲染。事實上，第一次的談判也不可能達成任何預期的目標，誠如印度外長勞奧（P. V. Narasimha Rao）在國會所說的：「中印邊界問題仍然存在著很大的歧見，我們目前所考慮的是如何把這件事向前推進」^②。不管如何，中共與印度已展開了廿年來的首次邊界談判，實足以稱爲是一項積極的步驟。一位亞洲問題的專家指出，雙方正在開始摸索一條解決問題的途徑，同時也在試圖建立一個適合於雙方的架構，來解決此一複雜而情緒化的邊界爭執^③。不過，就最近的發展來看，中共與印度對於邊界領土的爭執，仍然各持基本立場，看不出有任何妥協和讓步的跡象；尤其在第一次邊界談判之前，雙方無不利用機會，公開表示其對邊界領土的基本政策。

中共故意拒發印度議員簽證事件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印度人口和發展問題議員協會主席米塔爾（Sat Paul Mittal）致函中共駐印「大使」申健稱，印度將派遣一個由二十一名議員組成的代表團，出席十月下旬在北平召開的第一屆亞洲議員人口和發展會議（The first Asian Conference of Parliamentarians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在代表團的成員中，有一位拉杰庫瑪爾先生（T. L. Rajkumar），其明確的身份爲印度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的議長。中共認爲阿魯納恰爾邦係印度在五十年代初期非法侵佔中印邊界東段麥克馬洪線以南大約九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而成立的，中共對此從來堅決拒絕承認，此後便成爲中共與印度邊界爭議領土的一部份。一九六二年邊界軍事衝突後，中共軍隊曾越過麥克馬洪線，重新佔有阿魯納恰爾邦部份領土，但是不久又自動撤回到麥線以北。然而中共對於這一爭議中的領土從未加以放棄，也不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一條合法的國際邊界。如果中共對拉杰庫瑪爾這樣特殊身份的人，給予簽證，使其前往北平參加會議，無疑即表示承認阿魯納恰爾邦爲印度的合法領土，同時也等於默認了麥線的合法性。事情發生後，印度外務部立即回電中共當局指出，中共的主張欠缺正當理由，印度絕對不會將拉杰庫瑪爾排除議員代表團的名單之外，如果中共繼續堅持己見，印度代表團將不參加這項由聯合國贊助的國際會議^④。印度代表團團長米塔爾獲得外務部指令後，也一再公開表示，中共拒絕發給印度代表團某一成員的入境簽證，有違國際慣例，並揚言要抵制會議^⑤。後來據米塔爾表示，這件糾紛經由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UNFPA）公共事務司松村司長（Akio Matsumura）

註② 【印度斯坦時報】（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③ 【國際前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註④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

註⑤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

和日本議會人口聯合會 (Japanese Parliamentary Population Federation) 秘書長佐藤 (A. Sato) 在北平就近與大會指導委員會的「副召集人」何理良 (黃華之妻) ⑥，進行調處，最後中共終於同意發給拉杰庫瑪爾一紙個別簽證，以別於團體簽證。印度代表團團長認為這一安排對拉杰庫瑪爾存有差別待遇，經商議後，要求中共對印度代表團團員一律發給個別簽證，中共當局對此不表異議 ⑦。

簽證風波解決後，中共為了表明其對邊界領土的一貫主張，特別透過「新華社」記者發表了所謂的嚴正聲明稱：「中國方面這樣做絲毫不意味承認『阿魯納恰爾邦』，也不意味改變了對中印邊界問題的立場，拉杰庫瑪爾先生到北京後不以『阿魯納恰爾邦』的『議長』身份進行活動」。對於這件風波的責任問題，中共「新華社」在聲明中指出：「如果不是印度方面派這樣一位身份特殊的人來中國參加會議，這場糾紛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⑧。拉杰庫瑪爾先生的簽證問題雖然已告解決，但是中共却利用這一事件，在邊界談判召開的前夕，向印度政府發出了一個信號，亦即告訴印度政府，不要以為中共前「總理」周恩來在一九六一年曾公開表示中共對於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將不作爭論，而以為中共在未來邊界談判中，必然會接受麥克馬洪線為中共與印度之間的邊界。事實上，在邊界談判舉行前，中共藉拉杰庫瑪爾簽證問題，重新提出爭論中的舊案，其目的顯然表示，中共在未來的談判中，將仍然會堅持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六月廿一日所提出的所謂「一攬子解決方案」，也就是只要印度承認目前中共控制西段邊界的阿克賽欽地區，那麼中共可以承認東段歷史上的麥克馬洪線⑨。否則中共將不會放棄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所控制的阿魯納恰爾邦的領土主張。

印度政府事實上也利用在北平召開的亞洲議員人口和發展會議，刻意安排了邊界爭執領土——阿魯納恰爾邦的議長拉杰庫瑪爾出席該項國際會議，試探中共的反應，如果中共無異議給予簽證，便等於承認阿魯納恰爾邦為印度的領土，所以也是別具心機，另有所圖的。

印度一再重提西部邊界領土主張

在中共與印度舉行邊界談判前夕，印度外長勞奧曾於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和十七日，分別在印度的人民院和聯邦院答覆議員

註⑥〔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

註⑦〔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日。

註⑧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

註⑨〔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〇年六月廿三日。

有關邊界領土爭執的質詢時一再提到：「在拉達克地區（亦即阿克賽欽地區），中國非法佔領大約一萬四千五百平方英里（約三萬七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印度領土。此外，一九六三年中國和巴基斯坦所簽訂的非法邊界協定的結果，中國又佔領了將近二千平方英里（約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⑩。同年九月十日，印度獨立的英文報「政治家」（The Statesman）引述來自拉達克首府列城（Leh）的官方消息稱：「上月，有一批人數不詳的中國軍隊，越過喀喇崑崙山隘侵入印度拉達克地區，並在邊界以內二百公尺處升起一面中國國旗」^⑪。印度當局一再指責中共非法佔領其西段邊界的領土，顯然旨在向中共表明，在未來邊界談判中，印度所持的基本立場。中共「人民日報」在九月卅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不應發表不利於改善關係的言論」的短評，批駁了印度外長勞奧所提中共侵佔印度領土的言論，該短評指出：「現在，正當中印雙方已經商定即將舉行兩國官員會晤，探討解決邊界問題途徑和商談發展雙邊正常關係的時候，勞奧外長竟重新對中國提出這種毫無根據的指責，這非但無助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合理解決，而且不利於保持不久前經過雙方努力在改善兩國關係方面所創造的友好氣氛」。該評論還說：「期望印度方面，在中印兩國政府官員舉行會晤之前，能够採取積極向前看的態度，停止發表不利於改善兩國關係的言論，以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促使兩國邊界談判取得成功」^⑫。對於印度「政治家」報刊登中共軍隊侵入印境的報導，中共「人民日報」也在九月十八日的評論中表示並無其事，而且還指責印度「政治家」報製造謠言，損害中（共）印友好關係的發展。「人民日報」還說：「蘇聯傳播媒介正在利用這份報紙的報導，企圖破壞中印關係」^⑬。

中共對於印度在中（共）印邊界西段一再提出領土主張，使得中共深感遺憾。印度二〇五位國會議員，在中華民國國慶前夕，聯名致電慶賀我國建國七十年國慶，賀電中表示，希望加強「兩國人民和兩個共和國（印度聯邦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持續不斷的友誼」，更使得中共大感不悅。於是中共「新華社」於十月十三日發表一篇題為「是發展還是損害中印關係？」的評述。文中指責這批印度議員的作為，與一九五〇年四月印度與中共建交，只承認一個中國的立場相違背；認為他們頑固地同世界上製造「兩個中國」的少數人站在一起，干涉「中國」的內政。尤其是簽名電賀我國國慶的議員中有不少是甘地夫人所領導的國大黨議員，而甘地夫人所領導的政府竟然對此不表異議，中共認為是「人們難以理解的」；對於一個同中共有長期外交關係的國家來說，這也是「很不正常的」。所以該評述認為：「上述印度議員的行為違背了印度人民發展印中友誼的願望，損害了兩國關係，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⑭。印度的一位簽名祝賀我國國慶的在野黨國會議員瑪賽爾（J.P. Mathur）於十月廿四日向記者公開表

註⑩（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九月四日。

註⑪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一日。

註⑫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

註⑬（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

註⑭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

示，「新華社」的評述對印度國會議員構成惡意中傷和無理詆譭，要求外務部立即將印度議員的反應轉達中共駐新德里「大使館」。瑪賽爾還在記者會上指出，當中共與美國發展友好關係時，美國政府尚且向中華民國提供安全保證，而中共對於印度議員簽名祝賀中華民國國慶，竟然橫加反對，未免有點「感情用事」。瑪賽爾認為中共與印度的友誼固然是雙方的共同願望，但是印度有它自己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⑮。另有一位印度人拉瑪·史瓦洛普（Rama Swarup）也向「印度斯坦時報」（The Hindustan Times）投書認為，中共「新華社」的言論是不合理的。他特別指出，在一個三權互相制衡的自由民主社會中，立法機構職司反映民意，國會議員不分朝野，都不是政府官員，他們有權在國會內外充分表示自己的觀點和意願。他更在投書中指出，新德里雖然和中華民國沒有外交關係，可是自從印度政府承認中共政權以來，印度人民與中華民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與日俱增，早在一九六四年，瓦吉巴伊先生（在人民黨執政時期出任外長）曾率國會議員代表團前往臺北作非官方方式的訪問。就雙邊貿易來說，一九八〇年，印度與中華民國的貿易總額超過一億二千萬美元，這是中共所望塵莫及的。今天印度在中華民國設有一百四十家商行，而在中國大陸，幾乎沒有印度人從是商業活動。史瓦洛普在文中還呼籲印度議員要重視這種非官方而互利的關係，並且順應民意，繼續增進印度人民和中華民國人民之間的往來^⑯。

儘管中共與印度邊界談判前，雙方為了堅持本身在談判時對領土主張的立場而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但是為了促進彼此關係正常化和早日訂定邊界談判的日期，雙方也作了若干積極的姿態。例如一九八一年六月黃華訪問新德里時，曾答應允許印度教徒前往西藏印度教聖地岡底斯山（Mount Kailash）和瑪薩羅沃湖（Lake Mansarovar）朝聖。該團嗣於該年九月九日出發。印度認為這是一九六二年邊界軍事衝突以來，中（共）印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一個重大的步驟^⑰。這一個包括親中共議員史瓦米（Subramaniam Swamy）在內的廿人朝山進香團業已圓滿達成目的。一九八一年十月在墨西哥舉行的坎肯南北會談期間，中共「總理」趙紫陽和印度總理甘地夫人舉行了四十五分鐘的會談，雙方都同意應該改善關係。趙紫陽在會談時還重申了邀請甘地夫人訪問中國大陸之意，甘地夫人也欣然答應^⑱。所以，中（共）印之間雖然有許多不愉快的事件發生，但是一九八一年六月黃華和印度外長勞奧所達成的進行邊界談判的協議，並未因而受到阻延。

首次邊界談判未獲任何具體進展

註⑮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五日。

註⑯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

註⑰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九月七日。

註⑱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三日。

一九六二年中（共）印邊界軍事衝突前，中共前「總理」周恩來和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在一九六〇年四月至十二月，曾舉行過七次會談，結果並未達成任何協議。此後，因邊界衝突發生，雙方外交關係降級，二十一年來邊界問題始終未獲解決。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外長」訪問新德里，與印度外長勞奧達成協議，決定舉行邊界談判，合理解決雙方的邊界糾紛。邊界談判的日期，最早定在九月底，坎肯南北會談期間又傳出在十一月底召開，直到十一月廿日，印度才正式宣佈，中（共）印邊界談判確定在十二月十日至十四日在北平舉行。

印度七人代表團由外務部秘書（主管亞洲事務）岡薩維斯（Eric Gonsalves）率領，中共代表團則由「副外長」韓念龍為首。新德里方面宣稱，這次會談是一項「探索性的任務」，同時也將討論雙方的貿易、文化和科技關係。在這次探索解決邊界問題的第一階段談判中，彼此都希望能交換各自的觀點，也就是黃華去年所建議的：邊界問題的解決應顧及「歷史背景、民族情感和既成事實，在平等互惠的精神上進行談判協商」¹⁹。事實上，中共與印度在談判前都已表明了對領土問題不妥協的立場。甘地夫人也表示，印度不會和中共交換任何被佔的領土²⁰。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岡薩維斯與韓念龍舉行了第一天的會談，上午討論有關會談的議程和技術性的問題，下午則分組討論雙方邊界問題和發展貿易、經濟關係、科學合作和文化交流等問題。會談採秘密方式進行，會後發表一項聯合聲明，表示「他們渴望和平解決」有爭議的邊境問題。由印度方面發表的聲明又說，雙方代表團強烈要求「進一步改善兩國的關係」²¹。十二月十一日的第二天會談，曾試圖解決邊界糾紛。雙方都對長達二千四百英里（三千八百四十公里）的崎嶇邊界問題闡明了各自的立場。印方表示，在一九六二年邊界軍事衝突中，中共奪取了印度一萬四千五百平方英里的領土；中共也表示，印度在西藏以西及以東佔據大約九萬平方英里的原屬中國領土。至於詳細的談判內容，雙方代表團都守口如瓶²²。第三天的會談才正式觸及邊界問題的本身，但是會後雙方仍然都拒絕對談判進展情形發表評論。會後中共「外長」黃華在接見岡薩維斯一行時說：「中印兩國在文化、科技、貿易等方面的合作潛力是很大的」。他又指出：「改善中印雙邊關係不僅是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而且對加強亞洲和世界和平與穩定也是有利的」。黃華同時還表示，一九八二年，中共將隆重紀念援助抗日的印度醫生柯棣華大夫逝世四十週年²³。對於邊界問題，黃華則隻字未提，可見雙方很難在立場上取得突破。爲了這一棘手問題，雙方同意會談延長一天結束。當十

註¹⁹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一日。

註²⁰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註²¹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一日。

註²²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²³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月十四日，中共與印度副外長級的談判結束時，雙方都同意，今後應繼續保持接觸，並竭力尋求解決邊界問題歧見的解決辦法。中共「外交部」在一篇聲明中說：「會談在友好氣氛中進行」，雙方對發展兩國關係都採取了積極的態度。印度外交發言人則表示：雙方雖已充分交換意見，但是分歧仍然存在，所以必須繼續竭力解決這種分歧。對於會談的總結，中共發表的聲明說：「據悉，五天來，雙方就中印關係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在邊界問題上，兩國官員充分說明了各自的立場，有助於今後進一步探索解決邊界問題的途徑。雙方還討論了兩國的文化交流和科技合作問題，初步擬定了一些項目，並且探討了發展貿易和經濟合作的可能性」²⁴。

十二月十七日，印度外長勞奧告訴國會稱，中（共）印邊界問題「仍然存有相當大的分歧」，印度政府希望會談有助於彼此了解對方的立場，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把這件事向前推進。勞奧在一篇事先準備好的書面聲明中，詳細說明談判的經過，在提到邊界問題時，他說：「在第一次的會談中，我們並未預期會獲得實質的進展。雙方儘管存有很大的分歧，但是我們已經充分交換觀點，彼此都已了解對方的立場，下一步該是如何着手繼續向前推進。有關文化、貿易、經濟合作和科技方面的未來合作計劃，目前正在有關部會研擬之中」²⁵。

第一次中（共）印邊界談判雖然並未獲得重大的進展，但是彼此的立場已充分表達。任何邊界談判都涉及領土的讓渡或交換，下一次會談初步已傳說將於今年五月底在新德里召開。鄧小平所建議的以印度承認西段邊界的現狀來交換中共承認麥克馬洪線為合法的邊界的所謂「一攬子解決方案」，據說在第一次會談中已為印度所否決。至於另傳中共屢次暗示將以宗比河谷（Chumbi Valley）（——從西藏砌入錫金與不丹境內的中國領土——）來交換印度承認中共控制阿克賽欽之議，勞奧外長也明告國會，印度不會接受這一計劃²⁶。因此，未來中（共）印邊界談判本身將陷入僵持狀態，恐怕必須經過多次冗長的談判，才能顯出端倪，而且蘇聯對於印度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以及印度與巴基斯坦談判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都無不挑撥離間，從中阻撓。因此，中（共）印邊界談判之進展，試必會受到蘇聯的影響而困難重重。

印蘇關係將會影響中（共）印邊界談判

印度和共黨越南目前已成爲蘇聯包圍中共戰略的兩大支柱。越南現已成爲共產集團的準衛星國，在中（共）越邊界上屢次與

註²⁴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²⁵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²⁶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

中共發生軍事衝突，使中共的南疆安全受到莫大的威脅。印度與蘇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簽有友好、合作、和平條約，十年來雙方無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都有密切的關係。阿富汗事件發生後，蘇聯對外擴張的矛頭已經指向中共的盟友巴基斯坦。今天巴基斯坦爲了本身的安全，除繼續接受中共的軍經援助外，並獲得美國卅二億美元的軍經援助，用以充實現代化精密的防衛系統。但是此事又被印度視爲一項嚴重的威脅。巴基斯坦爲了解除印度的憂慮，已提議印巴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兩國外長今年初也開始進行談判。如果中（共）印邊界談判和印巴互不侵犯條約能獲致進展，那麼印度對蘇聯的依賴程度就會減緩，新德里和莫斯科的關係也會逐漸疏遠，尤其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以來，印度一直持保留的態度，在許多國際會議上，爲了爭取不結盟集團的領導，印度無論在東埔寨或阿富汗問題上，對蘇聯的態度也越來越感到不滿。蘇聯面對這一形勢，已向印度頻施壓力，要印度不要與巴基斯坦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且莫斯科還想盡一切方法來挑撥印巴兩國關係，企圖阻撓其關係正常化。對於中共與印度關係正常化，莫斯科也極盡破壞之能事。當中（共）印邊界談判舉行前後，蘇聯官員頻頻到印度訪問，例如蘇聯第一副主席庫茲涅索夫（Vasily Kuznetsov）率領一個五人蘇維埃大會代表團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訪問印度^{註27}。蘇聯重工業暨運輸機械製造部副部長齊維諸勒夫（E.Y. Zvizhulev）也率團於十二月九日抵達新德里^{註28}。同時蘇聯和印度還簽署了新的貿易協議，又舉行印蘇聯合研討會等活動。凡此種種，都可以反映出，印度與中共和巴基斯坦改善關係，使莫斯科大爲不安。爲了離間中共、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關係，莫斯科方面一再宣傳巴基斯坦已成爲中共和美國情報活動的溫床，宣傳所謂美國已暗中運送人員前往巴國，在印巴邊境設立情報監視站，同時還指稱，美國和中共的特務，聯合利用巴基斯坦的領土，向印度從事空中毒品走私活動^{註29}。從蘇聯最近的這些舉措來看，我們可以預期，莫斯科對於印度與中共進一步的邊界談判，一定會設法加以阻撓，迫使印度採取拖延的政策或者提出一些令中共無法接受的條件。因此，中共與印度的邊界談判，在莫斯科的壓力之下，將要經過緩慢而冗長的歷程。

註27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八日。

註28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

註29 〔印度斯坦時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三日。